

臺灣戰紀

上卷

序

自古國之將亡。必先棄民。棄民者。民亦棄之。棄民斯棄地。雖以祀宗。經營二百年疆土。煦育數百萬生靈。而不惜輒斷於一旦。以偷目前一息之安。任天下洶洶而不顧。如割臺灣是已。當鄭氏之開拓臺灣也。北不踰諸羅。南不踰鳳山。其地不及今五之一。兵二三十萬。番二三十萬。其衆不及今十之一。而西驅荷蘭。東敵倭人。南控呂宋。北犯大清。而有餘。而今負之以清國之大。重之以本島之庶。而不能有爲。反舉而畀之島國。天下孰有痛于此者乎。唐棄維州。宋棄靈州。明棄三衛。乃陷於強敵而後棄。初非以行成也。況一州不過兵民數萬。孰有若臺灣數百萬乎。且唐失維州。以牛僧孺妬

德裕成功也。宋失靈州。以孤懸夏竟。救援不繼也。明之大寧。則以兀良哈從成祖出篡逆之兵。予以酬勞也。蓋猶石晉之去燕雲也。其後興和軍弛。開平以孤立徙塞內。亦非故棄邊地。如臺灣之齎寇資也。自和約換。敵軍來。臺灣沈沈無聲。天下皆以葭爾一島。俯首帖耳。屈服外國淫威之下矣。而烏知民主唐景崧一去。散軍民軍。血戰者六閱月。提督劉永福再去。民衆土匪。血戰者五越年。糜無盡英穀之驅於礮火刀戚之中。而無名無功。此吾人所當汲汲表襮者也。然使其時而有一國一人焉。稍稍接濟其間。則反敗爲功。若荷蘭之視比利時。希臘之離土耳其。未可知也。平壤有若是戰焉。高麗蓋可不失。鴨綠江有若是戰焉。遼東亦可不失。而何有

割遼割臺之事也哉。嗟乎。危急而割地以圖存者。歐洲亦時有之矣。法蘭西割奧爾沙士、羅連二州於德也。前相爹亞讀和約。大哭不能終。臺灣繫七省屏藩。當東海南海之衝。即黃海渤海亦握其扼。非若奧羅二州介在德法一隅之比。而李傅相等。乃夷然漠然。視割臺如唾涕之委地。且要朝廷飭各省毋陰濟。是尙爲有心肝乎。唐之微。猶復河湟。明之季。猶窺河套。見明史會銑傳宋之將南。猶不忘燕雲。法社奧羅二州之神。佩喪章四十年而不去。而清國之視臺灣何如乎。京師不以爲足趾。閩越不以爲唇齒。而使沈淪水深火熱之中。長屬侏離僂昧而靡有所底。是則可爲臺灣哀也夫。是則可爲故國哀也夫。

臺灣戰紀卷之上

原瀛海
借亡記

海東洪棄父纂

清政府割讓

台灣

清光緒二十有一年三月。

日本明治二十八年西曆四月十七日下關定約

遣李鴻章同五國西

使航東洋議和。割遼東半島、臺灣全島、界日本。償兵費二萬萬。先

是我軍敗於朝鮮。退鴨綠江。喪九連城、鳳凰城。西及營口。南及旅

順口。東南威海衛。京師震動。而臺未被兵。及廷命張蔭桓、邵友濂

使東洋。日君辭不見。自是敵復有取臺灣爲挾和計。計臺灣未能

遽下。乃發兵船取澎湖。守澎湖總兵周振邦怯懦無能。先是七日、

有輪船二。詐法國舟。泊天妃澳。探港路。復登岸窺營制。周不敢詰。

反宴飲之。越日而一舟去。至二月己巳。

中二十七日西曆三月二十三日

而兵輪大至。天

妃港我兵衆發礮中其二船。敵以兩船夾一船退。是夜廻航龍門港。以小艇登陸。周則聞風先遯。協防副將林福喜請兵不繼。亦退走。而敵帥伊東祐亨入澎湖廳。是時西嶼猶未失守。西嶼都司爲劉忠良。有膽勇。方日船之初至。即驕其船中人。而總兵禮之。無如何。及敵兵至。則直前奮擊。以無援戰死。于是澎湖各島無清兵。方澎湖急時。礮聲隆隆震臺灣。自辰及午。熄而巡撫唐景崧發電報。謂倭退走。迨越旦而嘉義樸子港。彰化鹿港。艤舟而來者皆我軍也。始知確耗。(式)四月壬寅朔。和議定。洋商島民喧傳朝廷已割臺灣。巡撫猶未知。發電籲京師。而丁巳十六日覆電至。百姓皇皇鼎沸。不願他屬。而巡撫及司道以下。發行李及眷屬先行。百姓愈譁。競起

要留官紳富室緘膝赴渡者。莠民遂出而截之。由是四處匪人全

起如毛。周宏遇者

或云周鎮邦

撫臺中軍統帶也。平時頗尅剝。有李文魁

或作文奎

以直隸游匪。從淮軍來臺。充撫轅親兵長。被副將武巡捕方

某革退。伏於臺北。聚黨掠唐婿余某內渡之裝。方某自撫署出。被
斫死。中軍護勇亦內應發槍。擊殺周宏遇。既欲入殺唐撫軍。而幫
辦大臣楊岐珍率兵至。撫軍反慰撫叛兵。命李文魁爲統帶。屯鷄
籠。官眷既不能行。則揚言朝廷無割臺意。第敵人欲之耳。百姓不
信。則復揚言外國出講。許割澎湖而已。迨戊午十七日而唐撫軍有
伯理璽天德事。稱臺灣大總統。建號民主國。立藍地黃虎旗。有誓
死不去意。百姓大懼。中南路又先發兵鏟土匪。劫掠者。百姓亦大

(甲)守台將弁之不
抵抗主義

定全臺各局。復爭擁總統固守地方。幫辦大臣劉永福守臺南。尤民望所歸。自安平至旂後各港。重重布置。百姓咸恃以無恐。然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則率軍先歸廈門。京師電至。謂臺抗京危。乙棄安南李鴻章電云。越抗閩臺危。而唐總統亦無守臺意。外借以苟安民心。內實冀有外國保護。頻通信兩江總督張之洞。謀於法蘭西。而法方用兵爭馬達加斯島。無暇他顧。以陳季同介法人求各國承認民國。不報。聘俄公使王之春。過巴黎。屢說以利亦不行。總統乃失望。甲先是。大總統事定。即與紳民議送母回鄉。郡民悅而送至海。五月丙子。初六西六。而李鴻章子經芳爲交割事。偕日兵船至。至雞籠。知臺灣有備。不敢登陸。指授臺灣而回。日兵船諗知雞籠礮臺固。不易攻。

曾喜照不戰而退

胡連勝張兆連
望風逃竄

亦旋駛東北至澳底而登。守澳底統領曾喜照有兵六營。不戰而退。日兵進三貂嶺。三貂嶺有徐邦道一營。欲出戰。爲曾軍潰衆衝動。亦失守。戊寅^{初八}至金山。金山有臺勇一營。爲臺人簡溪水統領。聞寇壯甚。進戰獲勝。敵少止。越日再戰不能敵。唐總統命粵勇助戰。則將弁不協。反潰退。而大埧尖者天險也。循是而南。左獅毬嶺。右鷄籠山。獅嶺統領胡連勝有兵六營。鷄籠總統張兆連有兵十營。相隔不數里。連營聚兵。未嘗應敵。敵兵由金山分道進。至大埧尖。見無兵則大喜。既至獅毬嶺。驟雨濃霧。對面不見人。胡兵方備戰。遇雨則大懈。而敵軍著油衣。戴油帽。冒雨乘霧爬山而進。既近。我兵方知之。倉卒應敵。後路各民兵勢急。群隱身伺敵。而粵勇以

(乙) 台灣官傍地主
階級之無心抗戰

(丁) 林朝棟放棄
雞籠

(三) 邱逢甲虛張
聲勢

爲怯。反槍擊之。民兵怒譁。以粵勇叛。亦擊之。軍遂大亂而潰。於是敵兵長驅無所阻。張兆連胡連勝望風竄。當聞警時。大總統電召鄉紳林朝棟邱逢甲於臺中。林朝棟字蔭堂。父文察。小名有理。居踞罩霧山。以焚殺豪一方。同治元年。左宗棠以巡撫盪寇浙江。閩浙總督慶瑞檄總兵曾玉鳴募兵從征。文察應募。自溫州與衢州將廖士彥復處州。積功署福建提督。同治三年進漳州。陷逋寇李世賢之難。焚死江東橋。朝棟則於光緒十年。甲應募。從欽差劉銘傳防法蘭西於鷄籠。十四年削平阻撓。丈田彰化亂民施九段等。以功保道職。是時亦防堵鷄籠。帶隊歸。有問者。慨然曰。我戰而朝廷不我賞。我遜而日本不我仇。我何爲乎。得電不應。邱逢甲者。臺

三唐景崧之西遊

四日軍至臺北

灣粵籍進士也。未第時，受知巡道唐景崧。唐爲巡撫，思保舉之。奏章稱其領義勇百二十營，實不滿十營，及是亦不應赴梧棲港舟先遯潮州。唐總統於是四顧旁皇，其母自粵中募三千兵至，無所措置。而李文魁率潰勇自鷄籠入城，迫總統出戰。唐紿慰之，轉身入內，從後門奔火車路。有問者，曰：「將往鷄籠督戰也。」既乃匿德國洋行，微行向滬尾。備德兵船護，爹利士洋船西遯。李文魁則劫府庫，焚撫署，飽颺至廈門，伏誅臺北。既無主，散兵亂民，羣起攘掠，道路不通，民競閉匿。蓋五月癸未^{十三}也。當是時，省城雖亂，日兵僅至鷄籠，未敢逕進。德商畢狄蘭以書告事實，有鹿港辜榮者，羈游在臺北，則手一縑走鷄籠，操官話告日軍，以省城飢億狀，別將水

(五) 台中官修之新
物進區進

(詳)
揚吳興徐驤

野遵以告大將樺山資紀。大將且喜且疑之。五月乙酉望。遣三百騎來刺之。至則城門不閉。商民屏息。散勇已盡向新竹。越二日而日大隊至。至則占民房。掠鷄牛。搜軍器。民之移家者。擔簕躡屨。扶老携幼。累重載舟。紛紛蔽海而浮。妓女丐婦亦有去者。風雲慘淡。日暮則道路無人。有聞扣戶聲。則闔室皇皇。相驚以番兵來矣。其駭異之情如此。五月既望。臺灣中路始知總統去。省城失。令人刺探。至新竹。而民間方殺潰勇。謂粵勇通倭。道路梗不可行。而返臺中府孫。臺灣縣葉。彰化縣丁。紛紛攜貲重而行。則道路皆阻。林朝棟方在家。先在省城領後月餉。及是則發餉予勇。列隊而行。從熟徑間出至海。府縣多隨之去。有委員黎維嵩。自臺北至。接署臺中。

抗戰以徐姜為中堅
人場

府印綬駐彰化鎮撫臺中有葫蘆墩巡檢羅樹勳接署彰化縣有鹿港舉人施仁思佐知府開籌防局有苗栗縣生員吳湯興領義勇到新竹守縣城初湯興負意氣遇邱逢甲統義勇營慷慨自請聞李鴻章割棄臺灣則憤激作大言逢甲亦鼓舞之意氣益勃勃逢甲故粵籍湯興亦粵籍聲類相翕逢甲遂引見唐總統總統方急時事逢甲言無不應即給與湯興統領關防湯興歸則大會鄉人盟誓益作大言勵鄉氓鄉氓亦粵籍咸不願屬倭聽其言無不悅則各搜器械且餽糧備應用湯興乃作義勇衣樹義旗置親兵列營號出則擁護而行其意氣壯甚然其與敵衝鋒出陳則皆徐驤姜紹祖二人湯興家銅鑼灣在苗栗南徐家頭份姜家北埔在

苗栗北、新竹南、二縣中。北埔尤傍山。二人亦粵籍。亦苗栗縣庠生。吳三十六歲。徐三十八歲。姜最少。二十三歲。徐姜成隊卽行。結髮束袴。肩長槍。腰短槍。佩百子彈丸袋。游奕往來。以殺敵致果爲事。人不知其爲書生也。方湯興得關防時。則自苗栗街。卽苗栗縣治率數百人北上赴總統。至新竹。聞臺北失。遂止。與傅德星軍截戮潰勇。防擊敵軍。適姜紹祖兵至。乃進駐大湖口。在新竹北二十五里。蓋紹祖先領義勇一營防滬尾。總統去。回至此。德星本林朝棟麾下。領二營在新竹。朝棟急行不及。撤爲知縣王國瑞所留者也。是時日本自臺北分隊南進。一循山道大科崁。一循官道過桃仔園。至大湖口。道大科崁者。阻於山海鎮胡嘉猷。至大湖口者。阻於吳湯興。

一軍。胡嘉猷小名錦。本淡水縣吏。時自臺北歸。聞日兵至。閉竹林登礮臺發槍。日兵藐之。聚而環攻。嘉猷率數十人死拒。日兵攀竹跳而入。嘉猷率數人躍而殺之。如是者三。敵猶不退。嘉猷取舊扛礮出而無子。以鐵丸鐵釘糝入而發。敵始駭散。然猶不去。適大科陷。簡愚等亦起事。大科陷卽大科嵌也。時徐驤擊敵之隊。適至龍潭陂。勢銳甚。於是三角湧。三峽莊。一帶人民羣起相應。四面包裹。殺聲連天。日本大佐櫻井氏一隊六十名覆沒。餘敵不支。悉走山林間。三角湧人圍之。此東路軍也。五月辛卯。日廿一吳湯興軍自大湖口齊出赴戰。徐驤軍旣前進向東路。湯興紹祖則率軍自西而北。徧布官道。而西路日軍適至相遇。各開槍火。日軍恃衆。惟發排

槍彈如雨下。鮮命中。吳軍多山民。善狙擊。彈無虛發。日軍仆者相續。遂大敗。退止中壢。或退至桃仔園。越日整隊大至。復大戰。相持不下。吳軍非素鍊。又苦饑餒。不繼。新竹巨室復觀望不供應。休憩各村。無所取貲。已不可支。丁酉_{二十七日}。日軍銳出。殊死鬪。湯興軍遂敗。退紅山崎。於是日軍進駐大湖口。懾於前日之戰。不敢進。是時東路軍無聲息。日帥自臺北遣二十騎偵之。至三角湧。多要於路。亡十九騎。一騎歸。乃集衆往赴之。路窅窅難行。山民復齊出禦。不能進。有粵營勇弁舊駐其地。熟山徑。導之草山。從山後入覆其家。三角湧民望見火起。大潰。而困守日軍聞救至。亦軼出山。諸圍於山下者盡奔。胡嘉猷挈眷走新竹。於是東路通。其軍亦至大湖口。